

大事 小事 身边事 爱心 关心 父母心

老爸的心愿

刘誉 / 著

展示人间大爱
渴望真情回归

“飞天奖”电视剧一等奖导演
曾晓欣执导

国家一级演员高明，“飞天奖”最佳男演员
杜雨露，广州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郑晓宁，联袂合作。



沈阳出版社



老爸的心愿

刘誉 /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爸的心愿 / 刘誉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41-5100-9

I. ①老…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199141 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3.5

字 数: 4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鲁莎莎

封面设计: 张龙梅

版式设计: 张龙梅

责任校对: 栾 敏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5100-9

定 价: 3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8
第三章.....	031
第四章.....	045
第五章.....	058
第六章.....	071
第七章.....	089
第八章.....	106
第九章.....	119
第十章.....	133
第十一章.....	149
第十二章.....	166
第十三章.....	182
第十四章.....	197
第十五章.....	216
第十六章.....	231
第十七章.....	250
第十八章.....	262
第十九章.....	274
第二十章.....	285
第二十一章.....	299
第二十二章.....	312
第二十三章.....	325
第二十四章.....	339
第二十五章.....	354



第一章

光荣机械厂车间内，钢花四溅，机器轰鸣。大宽正在操作车床，钢材被打得火花四溅。老工人梁德全戴着护目镜和几个工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车床。

突然，啪的一声，车床上的钢材突然断裂了。

大宽连忙关了车床，梁德全摘下护目镜，看了看钢材的断口，又看了看大宽，“你在这儿玩什么花活呢？”

大宽一脸惶恐，“不是，师傅，我再试试。”说着大宽又要换材料开车床。

老梁抬脚踹了大宽屁股一下，“试个屁！你小子跟了我这么久，还看不出来？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干什么活儿啊？就这钢花，我一打眼就知道是38号钢，你们做的部件必须用45号钢，强度够吗？你就蛮干？合着教了你三十多年，都喂了狗了？”

“师傅，我明白，可您又不是不知道，这车床都老掉牙了，还都是小机床，能车个38号钢就已经不错了……要是45号钢更车不出来了……”

梁德全打断了大宽的话：“车不出来你就赶鸭子上架？以前我怎么跟你说的，干活跟做人一样，有你这么忽悠的吗？要不是我今天过来看看，还不知道你们几个小王八蛋敢这么糊弄人呢。”

大宽一脸的无奈，“不是我们糊弄，是厂里面接了一个4725重点工程，逼得太紧，明明做不了的事儿非要这么干。我们都撅着屁股干了仨月了，这我们也没辙呀……”

“啊，就这样还干了三个月了。”老梁扭头看看地上一堆的废料更急了：“这是干活吗，糟蹋东西！这都是好材料，就被你车成这样！我真该抽你！”说着梁德全抬手要打大宽，大宽躲都不敢躲。

旁边几个小工人连忙拦着，“师爷，师爷，不怪师傅，是厂里逼得紧，还要赶工期……”

“赶工期，赶个屁！接了重点工程就胡来？应该用45号钢非用38号钢代替，车出来的东西能用吗？这要是做成大轴转不了两下就得折！”

大宽连忙说：“是是，师傅，我知道，我知道，您别生气了，我这就跟刘厂长说一下。您老还是回去歇着吧，您都退休了，干吗还整天往这厂房里跑……”

梁德全摆摆手，语气有点冲，“还想哄我是吧，你甭废话，我玩车床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

大宽忙着解释：“不是，车间里空气不好，粉尘多，您嗓子本来就不舒服，这……”

“我再不舒服也比被你们几个兔崽子气着强！不成，我得找厂长去。”梁德全转身就往外走。

大宽说：“啊，师傅，您别啊。”说着连忙追了过去……

付国祥走在厂区的林荫路上，刘厂长在后面跟着，显得诚惶诚恐，“老局长，您非要去车间啊？我们都知道这4725工程的重要性，车间里都在加班加点忙着呢，又脏又乱的，要不您别去了，我陪您在厂部坐会儿，我那儿有新来的铁观音……”

付国祥挥挥手，打断刘厂长的话：“拉倒吧，每次我来，你都陪我喝茶，你那铁观音都见底儿了吧。怎么你这车间我就不能进啊？”

“看您说的，这厂子都是当年您主持建起来的，车间您不能进，那还有谁能进？”

付国祥问：“那你老拦着我干吗？”

“那都是工人待的地儿。”

“工人待的地儿怎么了，不是人待的地方吗？你是不是揣着什么猫腻？告诉我，4725工程要的那批管件这个月底能不能出厂？”

刘厂长有些尴尬，“这个……这个……”

付国祥不满地看了刘厂长一眼，“这算什么呀？按工期你们上个月底就该完成，到现在还跟我支支吾吾的，这重点工程是我特意安排到你们光荣机械厂的，你不给我长脸还要撒火是吧？”

刘厂长赶忙解释：“不不，我知道是老局长您为我们好，帮我们想着接工程，可这厂子的机器都太老了……”

付国祥说：“什么太老了，小刘，你这思想就有问题啊。心虚什么？设备老了就干不了活儿？无论如何，这个月一定给我完工！”

刘厂长为难地说：“这个月？不是，老局长，现在厂里真的条件有限。”

付国祥说：“什么条件有限？我自打干工作就没你这话！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那些理由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告诉你，这跟打仗一样！一开始就怕敌人了，那还能赢吗？走，今天你必须带我去车间看看！”

车间门口，梁德全往外走，大宽拉住梁德全，两个人正拉扯着，付国祥和刘厂长走

了过来。

梁德全一抬头，看见刘厂长，“哟，刘厂长来了，正好，我这正找你问问呢，有这么给车间派活儿的吗？为了就着咱们老机器，就用38号钢替代45号钢？小马拉大车是吧？拉得动吗？”

刘厂长一看连忙打马虎眼，“不是，老梁师傅，这有点特殊情况，厂里赶时间，以后跟你解释。”说着刘厂长还想拦付国祥，“老局长，这车间咱就别进了。”

梁德全不干，“你还解释什么？我人是老了，可眼不花！你不就为了赶工期吗？时间是这么赶的吗？”

刘厂长脸色有些尴尬，“梁师傅，你这是干什么？没看见我陪着老领导呢吗？”

梁德全说：“你陪谁我也不管，我就看不过这么干活的，不行，你今天就得给我一个说法。”

付国祥摆起架子，“老同志，别着急，有意见慢慢提，事情得一点一点解决，话也得一句一句说，是不是？”

梁德全气恼地说：“什么话一句一句说，今天要不是我来，这问题还得继续，还胡来呢，这忽悠谁呢？”

付国祥貌似大度地笑了，“哟，这老同志，脾气能点着火。”

“老梁，少说两句啊。这是市机械局付局长，这次项目就是付局长抓的。”刘厂长对大宽说，“走，带你师傅歇着去吧。”

大宽也忙说：“师傅咱走吧，领导会有安排的。”

“你边儿去！”梁德全扭头看着付国祥，“哦，这个工程是你给安排的？那我更找对人了。你这局长干吗吃的，让厂里蛮干？这不是瞎指挥吗？”

付国祥脸色尴尬，强压着怒火，“老同志，你带着情绪说话可不好，这项目也是经过专家论证的，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瞎指挥了呢？”

梁德全说：“你不是瞎指挥是什么？你懂钢吗？你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钢？钢含碳量的标准是多少？现在是又费工又废料，糟蹋国家东西，你就不怕这厂子黄在你手里？”

付国祥也生气了，“老同志，说话要注意！我也是为光荣机械厂好！厂子老了、设备老了怎么了，就什么活儿都不能干了？”

梁德全说：“不是不能干，是不能这么干！我跟你说，必须停下来想想解决的方案，否则还不如不干呢！”

付国祥正色道：“你说停就停？知不知道这话的后果有多严重，你说这话就是在蛊惑人心，扰乱军心。”

梁德全急了，说：“我怎么扰乱军心了，我实事求是……”

刘厂长劝道：“哎哎，老梁，你少说两句吧。”

大宽拉梁德全，“师傅，咱不说了，不说了！”

梁德全甩开，说：“什么不说了，我这儿没掰扯清楚呢！”

付国祥怒了，“我看你就是胡搅蛮缠，无事生非，这要是打仗，你就该被军法处置！工作都是人干的，没个精气神还干什么？还是那句话，干工作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梁德全打断付国祥，说：“行了行了，你，还没条件创造条件，创造什么条件！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吹牛啊？都什么年月了还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呢，你就是在想当然，车间里糟蹋那么些东西，你是不心疼，是吧？你摸过车床吗？就知道拼命地给自己捞业绩，这厂子就是有你们这样的领导才搞成这个样的！”

付国祥给彻底气晕了，“你给我住口！”说话间，付国祥的胃感觉不适，用一只手按住了胃部，身体直打晃儿。

刘厂长连忙扶着付国祥，说：“哟，付局，您没事儿吧！”

付国祥摆摆手。

“老梁，你别说了。”刘厂长扶着付国祥，说：“付局长，您身体不舒服，赶快回去歇会儿。老梁，你给我少嚼吧两句，行不行！”

刘厂长扶着付国祥往外走，付国祥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捂着胃离开了。

梁德全看着老付的背影，不屑地说：“就这小体格，一点事都经不住，还打仗呢！”扭头对大宽几个徒弟说，“走，跟我回去，看看你们车废了的料还有没有能用的！这什么年月，没人心疼东西了？”

正说着，梁德全一阵咳嗽。

大宽赶忙帮梁德全拍背，“您瞧瞧您这身体，还较个什么劲啊！您好好歇着，把身体调养好了，比什么都强。”

梁德全想回话，却止不住咳嗽，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挥了挥示意没事，松开捂在嘴上的手，大宽和梁德全都呆住了。

梁德全满手的鲜血。

工会办公室，梁二梅正在整理资料，王姐问她：“二梅，又在整理工人意见书？”

梁二梅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一边电话响了。

梁二梅接过电话，“大宽，啥事儿？”

出租车内，大宽扶着梁德全坐在后座上，“二梅，师傅吐血了，我这送师傅去医院呢。”

梁二梅一惊：“啊……好，我这就赶过去。”

机械局局长正在跟办公室王主任交代工作：“付老退休年限都过了，返聘顾问也做了三年了，新任命的副局长眼瞅着就要上任，这付老还占着副局长的办公室，怎么着也得给人家腾出地儿啊。你跟他说说，让他把办公室给腾出来，该退休就退休，回家养老吧。”

王主任为难地说：“啊，让我说？付老也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怎么开这个口啊。”

局长不悦，“这有什么开不了口的，当初付老不是亲口答应，新人一来，他就解甲归田，你当时不也在场吗？跟老付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措辞和态度。他是咱们的老领导，在咱们局兢兢业业干了四十年，现在虽说离开副局长的岗位退下来，当顾问了，不在班子里了，咱们还是要照顾老同志的感受。退下来的老同志都很敏感，明白吗？”

小李在王主任办公室里翻着资料，王主任走了进来，脸色明显不好，看小李翻得乱七八糟，没好气，“你搞什么呢？弄得屋里乱七八糟的？”

小李忙解释说：“不是我，是咱们付局长，非要4725工程方案，这不正给他找着吗。哎，王主任？您是怎么了，谁惹着您了？”

王主任说：“哎，新的副局长马上要上任，咱们局长非要我去跟付老说让他退休挪窝的事儿，这叫我怎么开口。”

小李也牢骚满腹，一边找一边说：“要我说，这付老早该挪地儿了，本来三年前就该走人，这老头还熬着呢。再熬下去，还不熬出个八年抗战！你瞧瞧，现在还跟我要资料看呢，让我这通找，送晚了还得挨他一通说。”

小李找到工程方案书，正欲离开。

王主任说：“哎，你等等。你给我，我去送！”叹了口气，自嘲地笑了笑，“这付局长就是埋在机械局的一颗雷，可惜啊！我是绕不过去了，踩吧。”

付国祥坐在办公室里，他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报纸，报纸上的大标题是“光荣机械厂面临改造”。办公室里的电视正在播放着新闻，画面是光荣机械厂外景。播音员正在介绍机械厂：我市光荣机械厂的改制招标工作近日全面展开。现已有多家民营企业表示有意参与竞标。光荣机械厂是市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

这时候，敲门声响起，王主任走了进来，“付局长，您要的东西我给您拿来了。”

付国祥抬起头，说：“怎么是你送来了，小李呢？”

王主任讨好地说：“是您要的东西啊！别人送我不放心，怎么着我也得亲自给您送过来啊！”王主任放下工程资料犹豫着，“付老，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说王主任，这光荣机械厂改制的事儿，咋没人跟我说？”

“哦……这，这在今年咱们局里，不算大任务。就没跟您讨论了。”

“怎么不是大任务，光荣机械厂是大厂！当年又是我主抓筹建的。那时候我刚到局里，老局长信任我，党委领导指挥全局，让我具体负责的，我说小王，你是不是觉得我快退休了，不把我当回事儿啊？”

王主任听得一头汗，“不是，您老在局里辛苦那么多年了，这不是怕累着您嘛。”

付国祥把眼镜啪的一声扔在桌上，“怕我累着？还是嫌我占着这副局长的位子不退休，觉得我占着茅坑不拉屎啊？”

王主任慌忙摆手，“有没有，付局……”

“我不退怎么了？我干着事儿呢！没吃闲饭……”付国祥自知不妥，一下子咽下了后面的话。

王主任还在解释：“哦，付老，您别误会，我不是那意思。”

“行了，别老扯这些没用的，你去通知一下局里相关部门的人，下午我要开个会，研究一下4725工程的事儿。我去过厂里了，听到些基层意见，我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这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付国祥突然想到了什么，“哦，对了，有关改造光荣机械厂的事情，我想了解一下，你把资料找给我看看吧！我放心不下。”

“哦，这事儿啊！付老，您就把心搁肚子里，这次没问题，改造机械厂是市里的重点项目，投标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其中还有您家公子呢，他们致远投资也表示要参与。”

付国祥满脸疑惑，“付文杰，他跟着起什么哄？”

王主任说：“您公子的生意做得那么大，市里很多大的地产项目都是他们致远投资完成的，他来投标也是顺理成章的啊。我看您老别那么上心了，局里都说付老为工作鞠躬尽瘁，是咱局里的旗帜，可我们也不能老让您操劳啊，您该放放手，养养老了。”

“放什么手，养什么老？我在这位子上一天就得负一天责任。不行，既然这事儿是重点项目，咱们更得重视，你快通知下去，一会儿咱就开会！”王主任欲言又止，转身离去。

付国祥翻看着资料，突然觉得少了什么，他出了办公室。

王主任回到办公室。

小李问：“您回来了？跟付老谈得怎么样？”

王主任摇了摇头，“甭提了，我话都到嗓子眼儿了，被他硬生生地给逼回来了，还说要开个会研究4725工程。”

小李打趣道：“啊！还要开会，我看付老是做官做上瘾了。”

王主任摇了摇头，“这也怨不得付老，付老退休的时候，局长说咱们机械局哪一个不是他的部下，上自领导、下到小职员，哪一个不是他的学生，他是局里的老同志，他这一退休，顶梁柱没了，大家做事儿心里头不踏实，让他返聘当顾问。这付老本来就不想退休，一听这话还不得局里没了他不行，更不想走了。”

小李说：“可傻子也听得出来这是客气话，也就付局长当真。”

王主任说：“局长也是，他不愿得罪付老，让我去做这恶人。人付老好赖也是我的老领导，我现在开这口，这不是赶人家走吗？”

这时，付国祥恰好走到门外，听到里面的谈话。

小李说：“要我说，付局长就是正局没当上，一直耿耿于怀，当官的不都这心态吗，大老远一堆人冲他点头哈腰，一退休，见面都装着不认识了，人走茶凉，多失落啊。”

王主任说：“可天下也没有当一辈子的官吧，再怎么官迷也总有退休的一天，抱着鸡窝不下蛋，总不是个事儿吧……”

正说着，突然砰的一声，门被踢开了，王主任吓了一跳。

付国祥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指着王主任的鼻子骂：“说谁抱着鸡窝不下蛋呢？十五年前如果不是我，你小子现在还在区房管所修老房子呢！现在翅膀硬了，学会忘恩负义了，是不是？”

王主任吓坏了，赶忙上前道歉解释，但付国祥哪里肯听，气得直拍桌子，一个茶杯啪的落地开花。

付国祥举起手中的材料还要摔，王主任抱着头刚要躲，付国祥却突然止住了骂声。王主任再一抬头，吓了一跳，只见付国祥捂着小腹，表情僵硬地晕倒在地……

致远投资大厦顶层游泳池，付文杰正在游泳，秘书刘晗走了过来，她没有打扰付文杰，而是抱着一摞文件站在一边等候着。付文杰游到游泳池边，扶着梯子走出泳池。

刘晗递过去一条浴巾，喊了一声：“付总。”

付文杰接过毛巾擦着身体，刘晗又递过来一件浴袍，帮付文杰穿上。刘晗跟在后面汇报着工作，念着付文杰即将去美国的商务行程以及订好的饭店。付文杰听着，将其中的一项取消了。

刘晗在日程表上画掉了该项，并告诉付文杰，他们应该在一个小时以后出发去机场。

付文杰办公室内，付文杰看着窗外沉思，忽然想起了什么，拿起电话打给舒雅：“喂，儿子好吗？”

舒雅接着电话走进电台大门，“儿子挺好。你打这个电话不仅仅是问问儿子吧？什么事儿，直说！”

付文杰苦笑着，“分居一年多了，怎么脾气还这样？没事就不能打个电话！”

“行了吧，你，我还不知道，有事快说，我要进直播间了。”

“我要去国外一段时间，你如果有空，带着雷雷去看看我爸。”

“成。哎，奇怪，你怎么惦记起你爸来了？”

“我也不知道，很久没见他了，总觉得有点……”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舒雅挂了电话。付文杰还想说什么，本能地摇摇头。

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人很多，在X光透视室的外面，队伍很长，王主任搀着付国祥走过来，坐在一边的椅子上。

付国祥神色缓和多了，点点头，一抬头看着排队的看病人，他皱了皱眉，“怎么这么多人啊，算了，我不看了，回局里去。”

“您别急，我去前面找个关系，看看能不能给您先查。”

“那怎么行，这么多人排队，我加到前面算什么？对别人公平吗？”

队伍前端，站着梁德全和梁二梅。“爸，您累了吧。今儿人真多，连个坐的地儿都没有。”

梁德全又是一阵咳嗽，梁二梅拍拍他的背，担心地看着他。

队尾，王主任来到一个角落里打着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带着王主任径直走进CT室。已排到门口的老梁和二梅疑惑地看着。

随后王主任走到队尾的老付身旁，“付局，咱们进去吧，院办的曹主任在里面等着呢。”王主任带着老付走到CT室门口，推门欲进。二梅伸手拦住，“到我们了吧，别加塞儿啊！”

老付一脸尴尬。

王主任生气地说：“怎么是加塞儿啊，我们早就预约好的。”

二梅说：“蒙谁呢，我看见你们在队尾排了半天了，刚才找了个什么人，进去嘀咕半天，出来就把他带到这啦！这不是加塞儿是什么？”

排在后面的病人甲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我们六点钟就到这了。你凭什么呀？”

“凭什么？凭他年龄大，是领导，工作忙！他是领导，我是办公室主任，我为领导服务有错吗？”

梁德全生气地说：“没错，你怎么服务是你的事儿，别损害我们的利益。呵，瞧这官架子端的！”

付国祥听不下去了，一回头一看，居然是老梁，“怎么又是你！”

梁德全认出了付国祥，“哦！是你啊！我说瞅着面熟呢，原来是您这个大领导在端着架子呢！”

付国祥说：“谁端架子了？上午在工厂里我就不说了，那是为工作！可你这人说话也不注意了吧？我下午就是为了你们厂得开个很重要的会。现在提前做个CT怎么了？你扣什么帽子啊！”

这时候，王主任的电话响了，王主任跑到一边接电话，“曹主任……先去做胃镜？……都安排好了？……哦，好的，行，我们这就过去。”王主任走回来，说：“付老，刚刚院办曹主任来电话，说要不现在先去做个胃镜检查。他都安排好了。”

梁德全说着风凉话：“呵呵，又找了后门儿了，不知道又要加谁的塞儿呢。”

付国祥气坏了，“你！……走走，做胃镜去！”付国祥气鼓鼓地盯着梁德全，嘟囔：“怎么老碰上这个浑老头！”

付国祥躺在检查室的病床上，王主任立在一边。医生指着片子告诉付国祥：“你的胃上有个阴影，必须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付国祥不以为然，“胃疼那是老毛病，年年都体检，我的身体我清楚。”

医生说：“您可不能大意，给我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吧，年纪大了，身体一年一个变化。家属来了吗，让他们办一下住院手续。”

王主任忙道：“我来办。”说着就走出去了。

付国祥问：“这个阴影说明什么？是癌吗？”

医生说：“不太好，还要做多项检查，最后才能确诊。您别多想，胃的事相对好办，

还是安心住院吧！”

城中村的胡同里，一人在狂跑，四十多岁的张建华在后面追，边追边喊：“站住！”

那人不理，继续逃跑，不时扳倒胡同里堆放的杂物给张建华制造障碍。

张建华眉头紧蹙，一咬牙，紧追几步，飞身扑了过去，猛地扑倒那人，两人摔在地上。

张建华不等那人缓过神来，直接压过去，把那人胳膊反扣在背后，从腰里摸出手铐把那人铐上，几个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这时，毛卫东等几个便衣警察向这边跑，“张队长在这儿呢。”警察们押着几个嫌犯上车。

张建华摔得一身土，靠在破旧的吉普车边喘着粗气。就在这个时候，张建华的手机响了。

张建华接起电话，“喂！二梅！……啊！住院了？！……我马上过去……”

张建华跳上车回头对毛卫东他们说：“你们几个先回局里，我去趟医院。”说着开车走了。

毛卫东望着远去的车，对便衣甲说：“我听说他在分局干刑警都二十多年了，办了好多案子，怎么还是个副队长？”

便衣甲说：“老张办案子没得说，嗨，谁说干二十年刑警就一定当队长？以后你就知道了！”

医院的走廊，小李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主任，住院的支票我带来了，不过，医院说没特护病房了，连单人房都没有，现在病床都紧张。”

王主任不高兴，“这点事儿都办不好？你没跟人家说，付老是咱们机械局的副局长？”

小李说：“我说啦，可医生说，特护房里住的不是三八年的老同志就是老首长，都比咱付老的官大！”

王主任的眉头皱到一起，“那现在还有什么病房？”

小李说：“医生说双人间就剩一个床位了，您看咱要还是不要？”

王主任想了想，“我先把付老给安抚了再说。”

付国祥靠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小王，怎么还不回来？”

王主任和小李边走边说，王主任问小李：“你跟付老的儿子打通电话了吗？”

小李：“打了，没接通啊。”

“记着，打通为止，这么大的事儿一定要通知家属。”王主任说着来到老付面前，“付局，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但特护病房住满了人，您看要不先委屈一下住在双人间过渡过渡？”

付国祥大度地说：“双人间不也挺好吗，我早说过我是顾问，不是局领导了，住哪都一样！”

王主任和小李陪着老付在护士长的引导下来到302病房，“付老，这儿条件差了点，您先将就将就。”

付国祥旧话重提：“嗨，我又不是什么领导，退下来都有些年头，有个双人病房就不错了，特护没那么必要，我哪能再抱着鸡窝不下蛋啊，是吧？”

王主任很尴尬地说：“付老，我就说错那么一句话，您就记下啦，那我再给您陪个不是，成不？要不这样，这双人病房咱也只能让您一个人住，那张床，咱给您空着。”

王主任去住院部给调节房间，他和曹主任说：“曹主任，以往我们的局级领导来咱们院都是住特护。今天这位更特殊，退下来还在我们局里当顾问的老局长，您就给一双人间，我怎么交代？”

曹主任为难地说：“现在特护里住的不是级别比他高的就是资历比他老的，你说我怎么协调。现在床位都紧张，有双人间已经不错了，一旦特护有人走，我马上帮你安排过去，好吧？”

王主任说：“要实在不行，这双人间就别让别人住进来了，我们多付住院费行吧？要不，我这关过不去啊。”

曹主任：“王主任，这是医院不是宾馆，不是多给钱就行的。反正要是没有新住院的病人，你们领导就一人住着，要是有了新病人，我可不能保证啊。”

付国祥躺在床上，一边的小护士帮他吊瓶拔了，然后离开。

王主任说：“付老，您先在这儿委屈一下，好好歇着？我得回局里了，特护的事儿您放心，我一定抓紧解决。”

付国祥靠在病床上，挥挥手，微微闭上眼养神。

没过一会儿，门推开了，梁德全走了进来。

付国祥一抬头，愣住了，“怎么又是你？”

梁德全很不客气，“我怎么了？你能来，我不能来啊？这病房又不是你家的。”

付国祥说：“不是，你，你是不是走错病房啦？”

梁德全说“什么我走错了，这是不是302，这床是不是8床？这就是我的床！”说话间，他已经坐在了自己的床上，顺势半躺着靠了下去。

付国祥嘀咕：“这小王，不是说好了，我一人一间吗？这是干吗呢！”

付国祥起身想喝水，一拎水壶是空的，他拿起一边的水壶往外走，走了几步，停住了，转身往护士长办公室方向走去。

护士长正埋头写着什么。

付国祥叫道：“同志，302病房是不是安排错了，不是说那房间就我一个人住吗？”

护士长抬头，“凭啥你一个人住？单间在楼上，局级干部以上才能住，您是吗？”

付国祥拿着水壶回来，将水壶放在了一边的柜子上。

梁德全拿着杯子，“你还打水了？谢谢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过，这可不是局长

干的活儿啊。”他一提水壶，一倒，发现还是空的，看了老付一眼，“怎么着，没开水？还是您这局长连开水房都找不着？”付国祥被噎得够呛。梁德全出去打来开水，倒了杯水，对付国祥说：“你要不要喝？”

付国祥不理睬。梁德全喝着水，呼呼地吹气，咕噜咕噜漱口，动静很大。

付国祥厌恶地说，“你就不能小声点儿？”

梁德全说：“听不惯是吧，听不惯楼上去，我还落一单间。”

付国祥又一次被噎住了。这时，梁二梅走了进来，“爸，住院手续已经给你办好了，这次说啥也得好好看看，你这咳嗽早就该治啦，老拖着，又不是没有医保，要是早来看，也不至于现在躺在医院里。”

梁德全有些不耐烦，“就这么个小病，有什么好住院的，又费时间又费钱。”

“费什么钱，你什么都别想，这老毛病要是不去了根儿，你就别出院。身体不舒服还老在厂里逞能，你都退休了你不知道啊。”

梁德全感慨：“大宽那帮小子太笨，要是建华还在厂里，嘿嘿……”

“你就知道建华好。我和三立四喜加起来，也没他在你心里的分量重。”二梅有点儿吃味。

梁德全不客气地说：“那是人家建华实诚！不管是小时候跟我在厂里学徒，还是后来当警察，对我、对你，对咱家他哪儿不好啊。”

正说着，张建华跑了进来，“师傅，你怎么样？”

梁二梅白了张建华一眼，张建华明显有点怕老婆，赔笑着，“我这不是来了吗？”

梁德全看了张建华一身是土，“瞧你这身上脏的！又有任务了？没伤着吧？”

张建华一看自己一身土忙说：“没事，没事儿，刚才走得急摔了一跤。”

梁二梅赌气地说：“多大人了还摔跟头，哎，你在拍什么，这么大的灰尘，爸嗓子能受得了吗？出去弄去。”

“好好，我出去，师傅，我给您泡点儿新茶，这茶缸我给您洗洗去。”张建华拿着梁德全的大茶缸子出去了。

梁德全指着挂在一边的外套说：“你帮我把外套口袋里的笔记本给我拿出来。”

梁二梅起身，从梁德全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上面还扣着一支圆珠笔，递给了梁德全，“爸，要这干吗？”

梁德全翻开笔记本，“年纪大了，怕忘，这住院的日子也得记下来。”

梁二梅说：“这有啥好记的，医院有记录，大夫说了，你现在要注意休息，别老动脑子，再说每天那么多事儿你还能都记下来？”

“有些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有的事儿不记下来可不行。二梅，你别老对建华像个司令员似的发号施令，你虽说是工会主席，可人家建华是警察，又是队长，手下管着不少人呢。”

梁德全边说边在本子上记下了住院的时间。

梁二梅说：“警察怎么了，当初要不是你支持他上警校，现在他还只是个工人，能有今天？”

梁德全说：“你毕竟是他媳妇，在家里没什么，在外人面前得知道给自己爷们留点面儿。”

“我懂。”二梅犹豫了一下，问，“爸，打我记事起你就没住过院，这次的事儿是不是跟大哥说一声？”

梁德全抬头，“跟他说什么？他离得那么远，要能回来早回来了。”

“都这么多年了，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大哥又不是心里没你。”

梁德全有些激动，“他心里有我？有我他能混到现在还在那穷乡僻壤里待着？”

梁二梅试图解释：“这不是当年没法子吗……”

梁德全打断二梅的话：“行了，少提他，他要有我这个爸，就不会让你妈在入土之前还遭罪！”

这时，张建华回来了，梁二梅不好再说，梁德全也压住了火头，把笔记本收好，放在了枕头下面，让二梅他们先回去，还说：“告诉老三、老四，我没事儿，不用来看我，他们都忙，别耽误上班。”

正说着，护士长进来对二梅说：“8床去把押金交一下！”护士长看了看梁德全床边放着的茶，“谁给泡的茶？明天早上还要抽血，只能喝白开水，晚饭吃得清淡一点。”

半夜，梁德全打呼噜打得非常响，震得付国祥晕头转向，无法入睡，便下了床，离开病房。付国祥走进护士长办公室。一个胖胖的中年女护士看见，还没等付国祥说话，马上说：“谁让你下床的，回去躺着，明天要抽血呢。”

付国祥哪儿受得了别人这么跟自己说话，恼怒道：“你去听听我睡得着吗？”

过道里充斥着老梁的呼噜声。

护士说：“打呼噜怎么了，打呼噜的人多了，我也打呼噜，您就不能忍忍。不过也是啊，这呼噜打得是有点邪门。”

付国祥说：“这哪是邪门，这简直就是狮子吼！”

护士边搀着老付回病房边唠叨着：“现在住院就这条件，又不是特护病房，赶紧睡吧，明个儿还要验血呢！”

付国祥一听“特护病房”几个字心里更生气了，“怎么回事嘛，再这么折腾没病也折腾出病来了。”付国祥有些无奈，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早上，付国祥被一阵阵二人转的唱腔吵醒，他睁开眼睛，看见梁德全在看电视。

梁德全笑着打招呼：“醒啦。”

付国祥没好气地说：“声儿开这么大，死人都吵醒了。”

梁德全又笑笑，“我耳背没办法。”说着将电视声音调小，问：“这样行了吗？您接着睡。”

付国祥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碗粥和一碟咸菜，还有一个馒头。梁德全说：“这是医院食堂的饭，早上护士送来的。待会儿抽完血再吃。”

梁德全一看付国祥一脸的憔悴，知道他没睡好，“我说领导，咱们也别拧巴了，都住一屋了，是病友，得相互照应，以前那些吵架拌嘴的，咱都别往心里去，啊。”

“哼，我不至于。”

梁德全说：“不至于就好，哎，看您这岁数该退休了吧，咋还在位置上呢？那4725工程你那么逼着我们厂干不行。”

梁德全的话把付国祥给弄烦了：“还跟我提工程？你是组织部的还是派出所的，是想给我政审吗？”

梁德全不说话了，扭头看电视。

付国祥还想找茬：“这吱哇乱叫有什么好看的，看看新闻，了解了解国家大事多好。”梁德全于是调到新闻台。

“看新闻长见识，知道国际国家大事，没事就得多读读书，多看看报，多注意学习才能不落伍，不掉队。”付国祥唠叨着。

梁德全也有些不高兴了，啪的关掉电视，“教训人教训习惯了，我可不是你的部下，你懂得多，那工程那厂子咋弄成这样？”说着，将遥控器直接扔付国祥床上。

付国祥刚想发作，护士进来喊道：“8床、9床抽血了！”

二梅匆匆回到办公室，王姐迎了上去，“梁师傅怎么样？”

二梅说：“不太好，这不今天就住进去了嘛。哦，对了，职代会的纪要给我。”

王姐拿起桌上的纪要递给二梅，“上午就出来了，厂长刚好在。”二梅拿着纪要转身出门。

刘厂长和一个收购单位的领导边走边比画着。梁二梅看见刘厂长，迎了过去，“厂长，我有话跟你说。”

刘厂长显然因为梁二梅打断话而有些不高兴，“有什么待会儿说，我这儿有客人。”

梁二梅不容置疑，“不行，我现在就要跟你说。”

刘厂长只得尴尬地与对方点头示意，拉着梁二梅到一边，“二梅，你们工会那点事儿有那么重要吗？我在陪计划收购咱们厂的老总，人家以后也许就是咱们的老板。”

“我说的也是这事儿，这是职代会纪要，我有责任向你反映工人们的诉求……”

“工人们的诉求就是我们最大的诉求，我们跟所有人的谈判都是把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厂长，我刚才态度有点急，尽管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会副主席，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义务有责任第一时间反映工人们的意见。投标公司必须考虑工人的意见，要不工会